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一百六十一卷～第一百七十卷）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一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九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乐若苦，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八解

脱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乐若苦。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

支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常若无常。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乐若苦，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乐若苦。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六神通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乐若苦，不应观六神通若乐若苦。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六神通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六神通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乐若苦。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乐若苦，不应观恒住舍性若乐若苦。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恒住舍性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净若不净。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常若无常，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乐若苦，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

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我若无我，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净若不净，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

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常若无常。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乐若苦，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乐若苦。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我若无我。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

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净若不净，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净若不净。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二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戒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乐若苦。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净戒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净戒波罗蜜多。于此净戒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净戒，是修净戒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净戒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无所得布施波罗蜜多，名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受、想、行、识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若乐若苦，不应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受、想、行、识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

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受、想、行、识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识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受、想、行、识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处若常若无常，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常若无常。何以故？眼处眼处自性空，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处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处若乐若苦，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乐若苦。何以故？眼处眼处自性空，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处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处若我若无我，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眼处眼处自性空，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

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处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处若净若不净，不应观耳、鼻、舌、身、意处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眼处眼处自性空，耳、鼻、舌、身、意处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是眼处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处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处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处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处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色处色处自性空，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处若乐若苦，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乐若苦。何以故？色处色处自性空，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处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色处色处自性空，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色处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色处色处自性空，声、香、味、触、法处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是色处自性即非自性，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色处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界若乐若苦，不应观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眼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

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耳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耳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耳界若乐若苦，不应观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耳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耳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耳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

性，是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耳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鼻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鼻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鼻界若乐若苦，不应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鼻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鼻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鼻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

施波罗蜜多，鼻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鼻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舌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舌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舌界若乐若苦，不应观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舌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舌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舌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舌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

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舌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三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一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身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身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身界若乐若苦，不应观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身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身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身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

施波罗蜜多，身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触界乃至身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身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意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意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意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意界若乐若苦，不应观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何以故？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意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意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意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意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意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意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何以故？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意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触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

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意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地界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水、火、风、空、识界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风、空、识界水、火、风、空、识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风、空、识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地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地界若乐若苦，不应观水、火、风、空、识界若乐若苦。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风、空、识界水、火、风、空、识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风、空、识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地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地界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水、火、风、空、识界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风、空、识界水、火、风、空、识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风、空、识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地界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水、火、风、空、识界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风、空、识界水、火、风、空、识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风、空、识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地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水、火、风、空、识界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明若常若无常，不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无明无明自性空，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是无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明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明若乐若苦，不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若乐若苦。何以故？无明无明自性空，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是无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明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明若我若无我，不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无明无明自性空，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是无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明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明若净若不净，不应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若净若不净。何以故？无明无明自性空，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空；是无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明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明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不应观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布施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布施波罗蜜多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内空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内空内空自性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内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内空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内空若乐若苦，不应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乐若苦。何以故？内空内空自性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内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内空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内空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内空内空自性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内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内空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内空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内空内空自性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内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内空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真如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常若无常。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真如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真如若乐若苦，不应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乐若苦。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真如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真如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

、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真如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真如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真如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苦圣谛若常若无常，不应观集、灭、道圣谛若常若无常。何以故？苦圣谛苦圣谛自性空，集、灭、道圣谛集、灭、道圣谛自性空；是苦圣谛自性即非自性，是集、灭、道圣谛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苦圣谛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集、灭、道圣谛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苦圣谛若乐若苦，不应观集、灭、道圣谛若乐若苦。何以故？苦圣谛苦圣谛自性空，集、灭、道圣谛集、灭、道圣谛自性空；是苦圣谛自性即非自性，是集、灭、道圣谛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苦圣谛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集、灭、道圣谛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苦圣谛若我若无我，不应观集、灭、道圣谛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苦圣谛苦圣谛自性空，集、灭、道圣谛集、灭、道圣谛自性空；是苦圣谛自性即非自性，是集、灭、道圣谛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苦圣谛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集、灭、道圣

谛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苦圣谛若净若不净，不应观集、灭、道圣谛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苦圣谛苦圣谛自性空，集、灭、道圣谛集、灭、道圣谛自性空；是苦圣谛自性即非自性，是集、灭、道圣谛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苦圣谛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集、灭、道圣谛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四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二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静虑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四静虑四静虑自性空，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是四静虑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静虑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静虑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静虑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乐若苦。何以故？四静虑四静虑自性空，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是四静虑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静虑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静虑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静虑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四静虑四静虑自性空，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是四静虑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静虑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静虑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静虑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四静虑四静虑自性空，四无量、四无色定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空；是四静虑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静虑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四无量、四无色定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静虑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乐若苦，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八解脱八解脱自性空，八胜处、九次第

定、十遍处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空；是八解脱自性即非自性，是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八解脱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常若无常。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乐若苦。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我若无我。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四念住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净若不净。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

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常若无常。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乐若苦，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乐若苦。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空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空解脱门空解脱门自性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空；是空解脱门自性即非自性，是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空解脱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无相、无愿解脱门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空解脱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六神通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乐若苦，不应观六神通若乐若苦。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六神通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五眼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六神通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五眼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常若无常，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

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乐若苦，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乐若苦。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我若无我，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佛十力若净若不净，不应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佛十力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常若无常，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常若无常。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

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乐若苦，不应观恒住舍性若乐若苦。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我若无我，不应观恒住舍性若我若无我。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无忘失法若净若不净，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净若不净。何以故？无忘失法无忘失法自性空，恒住舍性恒住舍性自性空；是无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无忘失法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无忘失法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常若无常，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乐若苦，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

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我若无我，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智若净若不净，不应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智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不应观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陀罗尼门一切陀罗尼门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门一切三摩地门自性空；是一切陀罗尼门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门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陀罗尼门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五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三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常若无常，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常若无常。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乐若苦，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乐若苦。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我若无我，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我若无我。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预流向预流果若净若不净，不应观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若净若不净。何以故？预流向预流果预流向预流果自性空，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是预流向预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预流向预流果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一来向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预流向等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独觉菩提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独觉菩提一切独觉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独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独觉菩提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独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常若无常。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乐若苦。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我若无我。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若净若不净。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常若无常。何以

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常无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常与无常？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乐若苦。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乐与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乐之与苦？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我若无我。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无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我与无我？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复作是言：‘汝善男子应修布施波罗蜜多，不应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若净若不净。何以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布施波罗蜜多。于此布施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净不净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可得，何况有彼净与不净？汝若能修如是布施，是修布施波罗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说静虑波罗蜜多，或说精进波罗蜜多，或说安忍波罗蜜多，或说净戒波罗蜜多，或说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汝修学时，勿观诸法有少可住、可超、可入、可得、可证、可受持等所获功德及可随喜回向菩提。何以故？于此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无有少法可住、可超、可入、可得、可证、可受持等所获功德及可随喜回向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都无所有，若无所有即是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于此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毕竟无少法有入有出、有生有灭、有断有常、有一有异、有来有去而可得者。’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说真正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以是故，憍尸迦，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

所得而为方便，受持读诵、如理思惟，当以种种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

“憍尸迦，由此缘故我作是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受持读诵、如理思惟，复以种种巧妙文义，经须臾间为他辩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

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预流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及预流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

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一来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一来及一来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

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六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四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住不还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还及不还果，

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

，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诸阿罗汉、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

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

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

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

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七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五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

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

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

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住菩萨不退转地。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

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

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于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于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于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于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

妙文义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八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六十六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趣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一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

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

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复次，憍尸迦，置此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劝一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令说三乘救度一切，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义为其

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憍尸迦，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不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定趣向故，于大菩提不退转故。速趣大菩提菩萨摩诃萨，要甚假藉所说法故，于无上觉求速趣故，观生死苦一切有情运大悲心极痛切故。”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布施波罗蜜多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内空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真如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苦圣谛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集、灭、道圣谛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静虑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无量、四无色定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八解脱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念住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空解脱门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无相、无愿解脱门速

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五眼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六神通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佛十力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无忘失法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恒住舍性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智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道相智、一切相智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陀罗尼门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三摩地门速疾教诫教授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须种种资具，供养摄受彼菩萨摩诃萨。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财施供养摄受彼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五眼、六神通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无忘失法、恒住舍性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要由以此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教诫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彼菩萨摩诃萨复由以此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须种种资具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具寿善现告天帝释言：“善哉！善哉！憍尸迦，汝乃能劝励彼菩萨摩诃萨，复能摄受彼菩萨摩诃萨，亦能护助彼菩萨摩诃萨。汝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一切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方便劝励彼菩萨摩诃萨，令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以法施、财施摄受护助彼菩萨摩诃萨，令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

“憍尸迦，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由彼菩萨摩诃萨故而得出生。所以者何？若无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无有能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有能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

、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无有能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无有能安住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亦无有能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有能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无有能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无有能修学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亦无有能修学五眼、六神通，亦无有能修学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有能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无有能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有能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无菩萨摩诃萨修学安住如是诸事，则无有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有能安立菩萨、声闻、独觉、世间胜事。

“憍尸迦，由有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则便有能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复有能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复有能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复有能安住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亦复有能修学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复有能修学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复有能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复有能修学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亦复有能修学五眼、六神通，亦复有能修学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复有能修学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复有能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复有能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由有菩萨摩诃萨修学安住如是事故，则便有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断世间一切地狱、傍生、鬼界，亦能损减阿素洛党增益天众。

“憍尸迦，由有菩萨摩诃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梵众天——梵辅天、梵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布施波罗蜜多、净戒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静虑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

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出现世间，由此复有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五眼、六神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声闻乘、一切独觉乘、一切大乘出现世间。”

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之一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上座善现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有情所有功德，随喜俱行诸福业事，若菩萨摩诃萨以此福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若余有情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若诸异生、声闻、独觉诸福业事，所谓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谛、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四无礙解、六神通等诸福业事。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于彼异生、声闻、独觉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何以故？大德，以诸异生修福业事，但为令己自在安乐；声闻、独觉修福业事，为自调伏，为自寂静，为自涅槃；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普为一切有情调伏寂静般涅槃故。”

尔时，具寿善现白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大士，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已涅槃者，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展转入无余依般涅槃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六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及余无数无量无边佛法相应善根，若彼异生弟子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彼声闻弟子所有学、无学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数无量无边佛法，及诸佛所说正法，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流果，得一来果，得不还果，得阿罗汉果，得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如是所有一切善根；及余有情，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诸弟子众，若现住世、若涅槃后所种善根。是诸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既随喜已，复

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以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引发无上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于余所起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于意云何？弥勒大士，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为有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相不？”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九 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之二

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上座善现言：“大德，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相。”

具寿善现言：“大士，若无所缘事如所取相者，彼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以取相为方便，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已涅槃者，从初发心乃至法灭所有善根，及弟子等所有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将非颠倒。如于无常谓常，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于苦谓乐，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于无我谓我，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于不净谓净，是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此于无相而取其相，亦应如是。

“大士，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正等菩提亦如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处亦如是，色、声、香、味、触、法处亦如是，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耳界、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鼻界、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舌界、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身界、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意界、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地、水、火、风、空、识界亦如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如是，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如是，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如是，苦、集、灭、道圣谛亦如是，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如是，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如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如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如是，五眼、六神通亦如是，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如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亦如是，诸声闻、独觉、大乘亦如是。

“大士，若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正等菩提亦如是，色、受、想、行、识亦如是，眼、耳、鼻、舌、身、意处亦如是，色、声、香、味、触、法处亦如是，眼界、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耳界、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鼻界、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舌界、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身界、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意界、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地、水、火、风、空、识界亦如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亦如是，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如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如是，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如是，苦、集、灭、道圣谛亦如是，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如是，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如是，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亦如是，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如是，五眼、六神通亦如是，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亦如是，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亦如是，诸声闻、独觉、大乘亦如是者，何等是所缘？何等是事？何等是随喜回向心？何等是诸善根等？何等是无上正等菩提？而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弥勒菩萨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久修行六波罗蜜多，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为诸善友之所摄受，善学诸法自相空义；是菩萨摩诃萨能于所缘、事、随喜回向心、诸善根等、无上菩提及一切法皆不取相，而能发起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以非二非不二为方便，非相非无相为方便，非有所得非无所得为方便，非染非净为方便，非生非灭为方便故，于所缘、事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不取相，不取相故非颠倒摄。若有菩萨不久修行六波罗蜜多，未曾供养无量诸佛，不宿植善根，未久发大愿，不为善友之所摄受，未于一切法善学自相空；是诸菩萨于所缘、事、随喜回向、诸善根等、无上菩提及一切法犹取其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取相故犹颠倒摄。

“复次，大德，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内空，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

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真如，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苦圣谛，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集、灭、道圣谛；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四静虑，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八解脱，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四念住，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空解脱门，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五眼，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六神通；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佛十力，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无忘失法，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恒住舍性；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一切智，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一切陀罗尼门，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一切三摩地门；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一切法自相空义。何以故？大德，新学大乘诸菩萨等，于如是法虽有少分信敬爱乐，而彼闻已寻皆忘失，惊疑恐慑生毁谤故。

“复次，大德，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

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五眼、六神通；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无忘失法、恒住舍性；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应对其前广为辩说一切法自相空义。何以故？大德，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及曾供养无量诸佛、宿植善根、久发大愿、诸善知识所摄受者，若闻此法皆能受持终不废忘，心不惊疑、不恐、不慑、不毁谤故。”

尔时，具寿善现白弥勒菩萨言：“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谓所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亦皆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时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

“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实知色无所有，受、想、行、识无所有；眼处无所有，耳、鼻、舌、身、意处无所有；色处无所有，声、香、味、触、法处无所有；眼界无所有，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耳界无所有，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鼻界无所有，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舌界无所有，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身界无所有，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意界无所有，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地界无所有，水、火、风、空、识界无所有；无明无所有，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无所有；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有，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内空无所有，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无所有；真如无所有，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所有；苦圣谛无所有，集、灭、道圣谛无所

有；四静虑无所有，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有；八解脱无所有，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所有；四念住无所有，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无所有；空解脱门无所有，无相、无愿解脱门无所有；五眼无所有，六神通无所有；佛十力无所有，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无忘失法无所有，恒住舍性无所有；一切智无所有，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一切陀罗尼门无所有，一切三摩地门无所有；预流果无所有，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无所有；独觉菩提无所有；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无上正等菩提无所有。

“大士，是菩萨摩诃萨既如实知一切法皆无所有，以随喜俱行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无颠倒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天帝释白具寿善现言：“大德，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闻如是法，其心将无惊疑恐怖？大德，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云何以所修习一切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大德，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云何摄受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时，具寿善现承弥勒菩萨摩诃萨神力加被，告天帝释言：“憍尸迦，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修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若住内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内空，若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住真如，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真如，若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若住苦圣谛，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苦圣谛，若住集、灭、道圣谛，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集、灭、道圣谛；若修四静虑，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静虑，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无量、四无色定；若修八解脱，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八解脱，若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修四念住，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念住，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若修空解脱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空解脱门，若修无相、无愿解脱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相、无愿解脱门；若修五眼，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五眼，若修六神通，以无所得为方便

、无相为方便，摄受六神通；若修佛十力，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佛十力，若修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修无忘失法，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忘失法，若修恒住舍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恒住舍性；若修一切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智，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修一切陀罗尼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陀罗尼门，若修一切三摩地门，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一切三摩地门。若修菩萨摩诃萨行，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菩萨摩诃萨行，若修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多信解般若波罗蜜多，多信解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多信解内空，多信解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多信解真如，多信解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多信解苦圣谛，多信解集、灭、道圣谛；多信解四静虑，多信解四无量、四无色定；多信解八解脱，多信解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多信解四念住，多信解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多信解空解脱门，多信解无相、无愿解脱门；多信解五眼，多信解六神通；多信解佛十力，多信解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多信解无忘失法，多信解恒住舍性；多信解一切智，多信解道相智、一切相智；多信解一切陀罗尼门，多信解一切三摩地门；多信解菩萨摩诃萨行；多信解无上正等菩提。

“憍尸迦，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常为善友之所摄受，如是善友以无量门巧妙文义为其辩说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如是法教诫

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五眼、六神通；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无忘失法、恒住舍性；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菩萨摩诃萨行；以如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亦为辩说诸恶魔事，令其闻已，于诸魔事心无增减。何以故？诸魔事业，性无所有不可得故。亦以是法教诫教授，令其乃至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常不远离佛薄伽梵，于诸佛所植众善根；复由善根所摄受故，常生菩萨摩诃萨家，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善根常不远离。

“憍尸迦，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摄受诸功德，于诸功德多深信解，常为善友之所摄受，闻如是法心不惊疑、不恐、不怖。

“复次，憍尸迦，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随所修习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安住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八解脱、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五眼、六神通，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佛十力、四无

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无忘失法、恒住舍性，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菩萨摩诃萨行，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随所修习无上正等菩提，应以无所得为方便、无相为方便，与一切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憍尸迦，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应普于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各有无数无量无边断诸有路、绝戏论道、弃诸重担、摧聚落刺、尽诸有结、具足正智、心善解脱、巧说法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所成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所起作种种功德，并于是处所种善根，谓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等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所种善根，若梵众天——梵辅天、梵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所种善根，若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比余善根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问具寿善现言：“大德，新学大乘菩萨摩诃萨，若念诸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并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比余善根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不堕想颠倒、心颠倒、见颠倒？”

具寿善现答言：“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不起诸佛及弟子众功德之想；于人天等所种善根，不起善根人天等想；于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亦复不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想。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于所念佛及弟子众所有功德，取佛、弟子功德之相；于人天等所种善根，取彼善根人天等相；于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取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相。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有想颠倒、有心颠倒、有见颠倒。

“复次，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以如是随喜心念一切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又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尔非能回向，及正了达所回向法其性亦尔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菩萨摩诃萨皆应如是随喜回向。

“复次，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功德，若佛弟子及诸独觉依彼佛法所起善根，若诸异生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诸龙神、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梵众天——梵辅天、梵会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闻彼说法所种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所说法发趣无上正等觉心，勤修种种诸菩萨行。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比余善根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皆悉同共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随喜回向，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修行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喜心不生执著，于所随喜功德善根亦不执著，于回向心不生执著，于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由无执著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心，名为无上随喜回向。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七十 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之三

“复次，大士，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正知离色，离受、想、行、识；正知离眼处，离耳、鼻、舌、身、意处；正知离色处，离声、香、味、触、法处；正知离眼界，离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耳界，离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鼻界，离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舌界，离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身界，离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意界，离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正知离地界，离水、火、风、空、识界；正知离无明，离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正知离布施波罗蜜多，离净戒、安忍、精进

、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正知离内空，离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正知离真如，离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正知离苦圣谛，离集、灭、道圣谛；正知离四静虑，离四无量、四无色定；正知离八解脱，离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正知离四念住，离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正知离空解脱门，离无相、无愿解脱门；正知离五眼，离六神通；正知离佛十力，离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正知离无忘失法，离恒住舍性；正知离一切智，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正知离一切陀罗尼门，离一切三摩地门；正知离菩萨摩诃萨行；正知离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如是正知，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大士，若菩萨摩诃萨正知所修随喜俱行诸福业事远离所修随喜俱行诸福业事自性，正知如来、应、正等觉远离如来、应、正等觉自性，正知如来、应、正等觉所有功德远离如来、应、正等觉功德自性；正知声闻、独觉、菩萨远离声闻、独觉、菩萨自性，正知声闻、独觉、菩萨所修善根远离声闻、独觉、菩萨善根自性；正知菩提心远离菩提心自性，正知回向心远离回向心自性，正知所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远离所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正知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正知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远离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自性；正知内空远离内空自性，正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远离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正知真如远离真如自性，正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远离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自性；正知苦圣谛远离苦圣谛自性，正知集、灭、道圣谛远离集、灭、道圣谛自性；正知四静虑远离四静虑自性，正知四无量、四无色定远离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正知八解脱远离八解脱自性，正知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远离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自性；正知四念住远离四念住自性，正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远离四正断乃至八圣道支自性；正知空解脱门远离空解脱门自性，正知无相、无愿解脱门远离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正知五眼远离五眼自性，正知六神通远离六神通自性；正知佛十力远离佛十力自性，正知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远离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正知无忘失法远离无忘失法自性，正知恒住舍性远离恒住舍性自性；正知一切智远离一切智自性，正知道相智、一切相智远离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正知一切陀罗尼门远离一切陀罗尼门自性

，正知一切三摩地门远离一切三摩地门自性；正知菩萨摩诃萨行远离菩萨摩诃萨行自性；正知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离性般若波罗蜜多，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大士，诸菩萨摩诃萨于已涅槃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谓作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皆已灭度，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其性亦尔。’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以过去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非相无相所取境界，是菩萨摩诃萨以取相念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非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堕想颠倒、堕心颠倒、堕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离想颠倒、离心颠倒、离见颠倒。”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问具寿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随喜俱行福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答言：“大士，应知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中，有如是等善巧方便，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发起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勿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作随喜诸福业事亦无所有不可得故，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此中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寂灭。我若于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及于所作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以是取相分别方便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何以故？于已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大有所得故。’是故菩萨摩诃萨欲于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于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利。何以故？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杂毒药故。譬如有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愚人浅识，贪取啖之，虽初适意欢喜快乐，而后食消备受众苦，或便致死若等失命。

“如是一类补特伽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不善读诵、不了知义，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汝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依般涅槃已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内空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真如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苦圣谛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住集、灭、道圣谛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四静虑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八解脱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四念住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空解脱门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无相、无愿解脱门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五眼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六神通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佛十力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无忘失法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恒住舍性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一切智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一切陀罗尼门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修一切三摩地门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严净佛土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成熟有情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一切无数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已、当、现记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已集、当集、现集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随喜，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相分别而为方便，如食杂毒初益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所以者何？以有所得取相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有因、有缘、有作意、有戏论，不应般若波罗蜜多。彼杂毒故，则为谤佛，不随佛教，不随法说，菩萨种性补特伽罗不应随彼所说修学。

“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谓彼诸佛，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依般涅槃已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波罗

蜜多集诸善根，若修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集诸善根；若住内空集诸善根，若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集诸善根；若住真如集诸善根，若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集诸善根；若住苦圣谛集诸善根，若住集、灭道圣谛集诸善根；若修四静虑集诸善根，若修四无量、四无色定集诸善根；若修八解脱集诸善根，若修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集诸善根；若修四念住集诸善根，若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集诸善根；若修空解脱门集诸善根，若修无相、无愿解脱门集诸善根；若修五眼集诸善根，若修六神通集诸善根；若修佛十力集诸善根，若修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集诸善根；若修无忘失法集诸善根，若修恒住舍性集诸善根；若修一切智集诸善根，若修道相智、一切相智集诸善根；若修一切陀罗尼门集诸善根，若修一切三摩地门集诸善根；若严净佛土集诸善根，若成熟有情集诸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一切无数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正等觉已、当、现记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药叉、健达缚、阿素洛、揭路荼、紧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集诸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于彼功德善根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言：“大士，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不谤诸佛世尊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佛智了达遍知诸功德善根有如是类、有如是体、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又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以无上佛智了达遍知应以如是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随佛所教，随法而说。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众毒，终至甘露无上菩提。

“复次，大士，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

“如色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受、想、行、识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眼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耳、鼻、舌、身、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色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声、香、味、触、法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眼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耳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鼻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舌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身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意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地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水、火、风、空、识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无明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布施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内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真如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苦圣谛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集、灭、道圣谛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四静虑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八解脱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八胜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四念住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支、八圣道支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空解脱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五眼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六神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佛十力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四无所畏、四无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无忘失法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恒住舍性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一切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一切陀罗尼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一切三摩地门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戒蕴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预流果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如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独觉菩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诸菩萨摩诃萨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既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

“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谓诸如来、应、正等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声闻、独觉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受、想、行、识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色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眼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耳、鼻、舌、身、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眼处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声、香、味、触、法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色处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眼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色界、眼识界及眼触、眼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眼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耳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耳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鼻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香界、鼻识界及鼻触、鼻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鼻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舌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味界、舌识界及舌触、舌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

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舌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身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触界、身识界及身触、身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身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意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如实知法界、意识界及意触、意触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俱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若非三世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意界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